

生活影册

张家界武陵源区协合乡杨家坪村史馆里，收藏有近百件上世纪湘西农家的生产生活器具。这些老器物真实记录着当时湘西农人的生活状态。睹物思昔，让人百感交集

题记

泥鳅簍簍儿

这是一种蔑织小簍,高约尺许,粗约碗口,肚大口小。那时农人专用这种小簍装泥鳅,故称泥鳅簍簍儿。

泥鳅,鱼纲鳅科,一种亚圆筒形的小精灵。此物栖息于泥底,水干枯时,常钻入泥中,以甲壳类和昆虫为食,离水时能进行肠呼吸。其炖汤炸食,味美无比。泥鳅钻豆腐,堪称绝世佳肴。

那时生态环境好,稻田里泥鳅很多。

那时农村人苦,一年很难吃到几餐猪肉,泥鳅往住是一家人可口的美食。

每当初夏,田里的秧苗开始转青发莩。庄稼人为保秧苗不受稻虫侵害,须得给秧苗撒一次石灰。撒石灰时必然会闹很多泥鳅。这时村子里的大人小孩们,必一手提一只泥鳅簍簍儿,一手拿把火钳,在稻田里寻捡灰泥鳅。

盛夏时节,火毒的太阳把稻田里的水烧得发烫。到了夜间,泥鳅们便会趴到田埂边望着漫天的星斗歇凉。每当暑热的夜晚,父亲常领着我到田埂边夹泥鳅。父亲一手举着火把,一手拿着火钳;我则提着泥鳅簍簍儿紧紧跟在父亲身后。两父子屏静气象夜游神一般在田埂上来游转去。真是有趣得很哩,那泥鳅经火把一照,竟傻乎乎地伏在田埂边一动不动,父亲象捡柴棍儿似的一夹便是一根。父亲夹得泥鳅丢进我的簍簍儿里。我手捂着簍口,听凭泥鳅在簍簍儿里扑腾,心中的喜悦真是无以言表。

到了秋冬,泥鳅钻进田泥中冬眠。这时,该是农人犁板田的时候。父亲犁田时屁股后面总不忘别一只泥鳅簍簍儿,因犁板田时一准会犁出不少泥鳅。我放学归来常常跑到田边看父亲犁田。只见父亲犁着犁着,猛不丁便见一条褐色小精灵扑腾一下蹦出

旧物四题

□覃儿健

泥外。父亲忙一手抓起,丢进屁股后面的泥鳅簍里。父亲夜黑归来,顺便带回的便是一簍美味

时光远去,泥鳅簍簍儿却留在我记忆的深处。

苞谷簍簍儿 粪篮子

节气到了立夏,庄稼人便开始种苞谷了。苞谷簍簍儿便是庄稼人种苞谷时专门装苞谷种子用的。

苞谷簍簍儿通常是和一种叫粪篮子的竹制器物配套使用的。种苞谷需要打底肥。早年没有化肥,庄稼人便拿草木灰和着发了酵的人屎拌成 尿浸灰 作底肥用。

种苞谷时,由一人挖窝子,一人丢种肥。

种苞谷还有一种讲究,通常是男人挖窝子,女人丢种子。相传如这样男女合种的苞谷容易出苗。

于是在我的记忆里,凡遇种苞谷的活儿,一准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搭档。父亲挖窝子,母亲丢种肥。

那劳动场景我至今想来都觉无比温馨。

那时我母亲好年轻。只见她苗条的腰身上左边系着一只苞谷簍簍儿,右边挂一只粪篮子,其模样有点像出征的花木兰。那时我的父亲也年轻,他脸脖子红扑扑的,手膀子圆鼓鼓的,浑身上下象有着使不完的劲儿。

父亲挥锄挖窝,只见锄起锄落泥土翻飞,挖出的是种子的爱巢,是庄稼人的憧憬;母亲迎着父亲,巧手飞扬,只将粒粒种子连同希望准确无误地插入窝中。

父亲挖了一口气,抬起头,扯起抹在腰上的汗巾揩了揩额头上的汗珠儿,瞧着母亲,脸上露出灿烂的笑。母亲也停下手中的活儿,立在父亲面前,现出满眼的妩媚

那时我真觉得

母亲好美!

父亲好帅!

茶罐

早年农村,每家屋里都置有一方火塘,每方火塘角角里都煨有一只茶

罐。

火塘是一家人煮饭炒菜烤火取暖的廊场。

通常情况下,庄稼人家的火塘里是不熄火的。于是主人家便在火塘角里煨一只茶罐,以便在煮饭炒菜烤火取暖的同时,能顺便煨出一罐茶来。

茶罐为陶泥胚子,土窑烧制。敞口,斜肩,大肚,平底,腰身有一穿孔的把儿,内外施褐色土釉。茶罐不大,高约半尺,粗约碗口。其形不雅,土不拉几,可煨出的茶却醇厚无比。

十罐九无盖。我所见的茶罐多半是用一块瓦片亦或一只碗碗当盖。用瓦片或碗碗当盖的茶罐,其所煨出的茶不仅茶味不减,反而更多出几分滋味。

乡下人没有什么精制茶叶。茶罐里煨的通常是一种粗制的老茶叶,乡下人称之为 老木叶。除老木叶外,还有茶果。有时候老木叶和茶果都没得煨了,便采来一种叫 勾藤 的植物,煨在罐里当茶喝。

记得小时候,寒冬腊月夜。一家人吃罢晚饭,母亲便将火塘里柴火烧得旺旺的,将茶罐洗的干干净净,丢一把老木叶,添满水,妥妥地煨在火塘里。这时候,火罐里的茶已煨得 咕咕 冒泡,满屋里袅起浓浓茶香。有人便说: 哟!鸡都叫了!逮碗茶呷睡瞌睡去! 母亲听了,便起身端起茶罐给每人再倒上半碗。喝茶的人捧起碗,撮起嘴, 嘘嘘 吹上几口,喝上一口 哇!那茶喝到肚里,有如玉液琼浆,甘醇入骨,满腹生津,连脑门上流出的汗珠子都汩汩生香

如今见着这样的茶罐,我便想起了爷爷,想起了母亲,想起儿时那一个个温馨的夜晚

灯盏

顾名思义,这是早年乡下人照明的器具。

灯盏的材质通常为铁,富裕人家也有用铜作盏的。因灯盏燃料多为桐油,此盏又名桐油灯盏。

在灯盏内盛上桐油,在桐油里放上灯芯。点燃灯芯,黑夜中便有了光亮。

盏内的灯芯通常为灯草。有时灯草用尽了,亦可将棉纱搓成捻子作灯芯用。灯芯在燃烧的过程中容易结成朵状的花,乡下人称之为 灯花 。灯花寓意吉祥,但凡某夜某家的灯盏上开出 灯花 来,主人必说: 哟!我家有喜了,瞧灯盏上开出好大的花儿哟! 于是主人的心里便乐滋滋的,脸上也灿烂得像一朵怒放的花。

搁置灯盏的木架称 灯架 。

简易的灯架为一根独木头,下面安个 脚 ,腰上安个 托 ,灯盏便安放在灯托上。有个谜语说: 一根独木无丫,一口池塘无沙,一条白龙洗澡,口含一朵金花。谜底便是乡下人常见的这种桐油灯盏。

在我的记忆中,我家灯盏旁边,总伴着我母亲的身影。那时我的家乡,远近十数里没有裁缝铺子;远近数十里没有成品衣裳买。我们一家老小身上穿的衣,脚上穿的鞋,都是母亲一棉一纱纺出来的;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。

于是在我的记忆中,多少个漫漫长夜,母亲伴着那一豆光亮,静静地纺呀纺,默默地缝呀缝 记得我进初中的那年,母亲为给我赶做一套新衣,竟在昏弱的桐油灯下,辛勤忙活了几个通宵!

长大后我读唐朝孟郊的《游子吟》: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 我立马想到母亲伴着昏弱的油灯,给我赶做新衣的场景,于是心里久久不能平静

这便是灯盏留给我的最为深刻难忘的记忆。

民间采风

李家庄之夜

□王川

周五。傍晚。霞光万道,大地披上一层淡淡的金装,空气清新怡人。晚饭后,心情惬意,沿罗峪河散步。

沿途河水清澈见底,浅处偶尔可见小鱼小虾。两岸翠竹低垂,倩影倒立。渔舟悠悠,波光粼粼。依山而建的小楼房,绿树掩映,格外显眼。昔日的羊肠小道,已变成四米五宽的水泥路,时有小车从身边轻驰而过。田地间的小道上,农民收工回家,背着或挑着五谷杂粮。两山之间一片开阔的良田沃野,金秋之色尽染。虽是晚饭时间,但已见不到过去那种 家家生火,户户冒烟 的壮观景象,农户都用上了电、液化气、沼气、太阳能等能源。但也有打工的游仔或城里人来到乡里,点名道姓要歹柴火饭,农舍才冒炊烟,成一道独特的大漠孤烟直。

一路玩,一路走。不觉到了掌灯时分。公路上的太阳能路灯定时亮了,白晃晃的,生成我明暗相间的影子。乡间农户陆续开了灯,罗峪河两岸,顿时挂满夜明珠。

远方依稀有霓虹灯闪烁,我便快步向那里赶,路上可见三五成群的人们也在往那边赶。路上,我与他们攀谈起来。同行的村民告诉我,村里今晚举行家庭教育讲座,开讲座的是县城家长俱乐部。他们每月都来,县妇联组织的。讲婆媳关系、传统美德、孝老爱亲、家庭教育,等等。讲课的都是些小有名气的,课讲得好,村民们爱听。岔路口,一块大花岩石上刻着 美丽乡村李家庄 。我跟随他们沿着路灯指引的方向来到村部。广场上灯火通明,各种健身器材应有尽有,土家摆手舞的曲子正热闹闹的放着。广场上、舞台上,满是欢乐的男女老少。

一会儿,音乐停下来,村民有序进入三楼大会议室。家庭教育讲座《积极正向沟通》正式开讲。我见到了我熟悉的县妇联谭主席、县人大办汪主任、村里李书记等。李书记向我介绍:尚院长、周主任、刘主任、文主任 这些都是俱乐部的精英,也是活动的发起和组织者。他们不怕艰辛,利用周末,邀请专家或自己开展家庭教育方面讲座。

为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四处奔波,奉献爱心。

在大家的掌声中,主持人闪亮登场,介绍本期主讲人刘丽君。刘老师上场,掌声不断,投影幕布徐徐降落。幕布上 积极正向沟通。有效倾听促进交流。正向语言赢得合作。纠正之前先联结 温度计。几行大小标题,端庄秀丽。讲课神情并茂,娓娓动听,音色音质极佳,模拟情景再现,现场互动,释疑解惑等等。PPT讲义,图文精致,字迹清秀。听众完全进入忘我角色,屏气聆听。习惯于跑田坎的我还从没见过这场合。打听才知道,刘老师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、湖南省家庭教育研究会理事、湖南省妇女学研究会理事、湖南省妇联家庭教育精品课程讲师 难怪课讲得这么好哟。一个多小时的讲座,很快过去,大家依依不舍。真是听君一堂课,胜读十年书。

在村部广场上,我和李书记一一握手送别他们,看着他们的车向县城方向驶去,慢慢消失在夜色中。周末,是家人团聚的日子。希望他们与自己的亲人早点团聚。

送走他们,李书记邀我到羊儿峪吃饭。

羊儿峪,是李家庄村的第二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。34户,107人。刚完工,从山上才搬下来住。我随李书记来到羊儿峪,老远就闻到一股混合的香味,激活了味蕾。李姓主人家屋才装修,桌上摆了两个火锅和很多其他的菜,他们已等了很久。大家边吃边聊,天南海北,家乡变化,城里趣闻,家长里短。主人说感谢政府,感谢党的好政策,现在从厕屎不长姐的地方搬到这里集中住,水电路都搞好了。在外打工也安心了,不用再担心屋里了。明天他又要走,过年才得回来,今天特意请乡邻一起吃个便饭。虽说是便饭,其实是精心准备了,土鸡炖板栗,腊肉炖枫菌,蜂蛹、豆腐、藕片、炒蛋、合渣等一应俱全。

李家庄之夜,令人沉醉!醉在美景中,醉在美好生活中。

古风新韵

五律二章

□覃大钰

其一

聚首重阳节，寻欢柳叶溪。  
调音凭放噪，斗智看围棋。  
闲话当年勇，养生老命题。  
一行多笑语，不觉日沉西。

其二

得聚远方家，重阳一路车。  
欣观九碗菊，却喜满园瓜。  
桃李当年灌，秋翁晚岁霞。  
英才曾我教，感谢者帮挂。



王村秋夜雨

□覃正波

雅兴。此时，我又想起导演谢晋。看了余秋雨的《门孔》后，才知道谢晋的家事，他在导演《芙蓉镇》时，是怀着怎样孤苦的心境去导演这部电影的。如今谢晋早已离开人世，他的智障儿子又由谁来照顾呢？想必他的儿子依旧在门孔中苦苦等待慈爱的父亲回家，他会习惯性的把父亲的脱下的鞋子小心翼翼地摆放在应该摆的位置。因为谢晋，王村才有今天的热闹场景。作为土著王村人不仅仅要感谢斯人已去，只留下怅惘，在绵绵的秋雨夜，不由得生出哀愁。

这次，我没有沿着十年前的脚步前行，而是在黄昏中漫步西水河。西水河碧若翡翠，像是陈酿了千百年的酒水，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气息。轻风拂着水面，王村的倒影在涟漪中荡漾，似是诉说往事。小船轻巧如女儿细腰，在水面悠然着。岸上的点点灯

火映照在水面上，跳跃着。此时，山也朦胧，水也朦胧，心绪也朦胧，我竟然有了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。一丝丝，一滴滴，天空里开始有雨，清凉清凉的。撑船的是一个老者，他说，这雨儿是闹着玩的，过一阵就没了。我却不相信。江面上只有我们一只小船，雨与河，水与山，山与天，连同王村和周边的风景都已紧密连接成一体。此刻，我感觉人渺小得如一滴水珠。我像哲人一样重新审视自己，一生不过是一滴秋雨轻盈地落在河面上罢了，短暂得来不及一声叹息。岸上的灯火如醉人的眼投影到波心，正在嘲弄我的多感善愁。

这绵绵细雨不是闹着玩的，慢慢地变得稠密，划船的老者也感觉到雨非同往日便向岸边划去。船靠岸后，我匆匆塞给老者一些船费，不等他找零就急急地上了岸，那老者追上来硬是塞来找零的碎钱，气喘吁吁地说，

我不找给你，心不安呢！说完，他又递我一把油纸伞。我不肯要，他说，秋雨弄不好会着凉的，拿去吧！我望着一脸慈祥的老者，眼中慢慢有些濡湿。谢过老者，撑开伞沿石街而上。磨得发光的青石板在夜雨的洗涤下，被灯光映得发白。夜深，街道两旁的商铺已陆续打烊，巷内只有零星的灯光，映着青石板路忽暗忽明。不远处茶楼里飘着古筝的曲子，在深夜里格外飘渺。踏着千年的青石板，听着的是千年王村的倾诉。作为曾经繁华的重镇和水上交通要塞，王村是一部无法写尽的历史。

巷内只有雨声和我的足音，一株百年桂树正在吐着浓浓的香气，雨将那香气，粘在了我身上。

雨越下越大，我找了一家旅店住下，竟无睡意，听了一夜的雨声。我仿佛也听到了王村被洗刷的声音，也许，王村也是要洗尽铅华，永驻朴素。

旅途发现

海钓初体验

□黄丽婷

盛夏,一大家八口人来到海滨城市青岛,应朋友相约去海钓。

去乘船的路上,大家七嘴八舌地猜测,谁会坐什么样的船?离开海岸有多远?怎么个钓法呢?海钓像我们内地钓鱼一样么?

车慢慢靠近码头。近处海面有小舢板在浪中颠簸,一上一下,我不由脱口而出,这船可不敢坐!一群从没见过海钓的内地旱鸭,心里都没底。

朋友早已等候在岸。看我们到了,快速迎过来,握手之后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,是哪艘船呢?心下暗暗有些紧张,生怕朋友伸手指那晃晃荡荡的小船。船在那。朋友指向前方。一艘有十多米长的两层木制机帆船停在码头,有好几个渔民模样的人正在船头等待。朋友介绍,渔船是他自己的,经常出去公海钓鱼,一去一个星期是常事。船上的人是他朋友,好几个还是韩国的。

上了机帆船,朋友带我们到船中间的一个房间,并特意打开空调,说,天气热,船开动后才有海风。这是一间长方形的船员休息室,一头是一个较大的榻榻米,另一头是火车厢式的四个上下铺,地面上还有一个向下的扶梯,船舱下还有铺位。朋友说,你们先在这休息,我们平时没事时也在这里玩乐。说话间船已启动,向宽阔的大海驶去。凉爽的海风带着浓浓的海腥味扑面而来,一时有些不适应。大家都来到右弦栏杆边眺望,机船很快穿过雄伟的胶州湾跨海大桥,穿过青岛市区,远离了青岛市客运码头。

我们是去哪里海钓?有多远呀?妹妹问。朋友答,要开一个多小时,选了一个鱼多的海域。听到这里刚刚放松的心又提了起来。开一个多小时?那得是一望无际的深海区吧,会不会有危险?我赶紧接茬。会不会,船主呵呵笑着。船主,一位五十出头的中年男人,深棕色的皮肤,半旧的皮鞋,油腻的衣襟,一张黑红的脸。时不时有韩国的朋友走过来,典型的平凹脸,目光相遇时对你微微一欠腰。

船停了下来,早已看不到城市看不到岸,四周一片水茫茫。韩国朋友跑到跑后地忙碌起来,从箱子里拿出钓竿,一伸展有四米见长,鱼线不似我们张家界的只一个吊钩,而是上下一串四五个。一个一个的挂上鱼饵,小坨的肉。

正在好奇鱼竿,只听 哇 的一声,有个韩国人从海里扯上了小鱼,鱼竿上挂着三四条活蹦乱跳的鱼,一条条取下,大伙儿都凑上来看,鱼儿巴掌长短,尖尖的嘴,鳞片很小,银光闪亮。朋友介绍说,这种鱼叫鲈鱼,是当地特有的,只有在这两个洋流交汇的地方才有。回头望一圈,旁边还有大小几艘渔船泊在旁边,都是战利品累累。大家便忍不住了,开始向主人要了鱼竿,尝试着也到船舷边去钓鱼。这时,不知道什么原因,船左右晃动起来,不扶着东西根本站不稳。我感觉开始有点昏眩,心里紧张得不行,赶紧扶着栏杆慢慢移进屋里。怎么回事呢?朋友说,不怕,是客运海轮经过掀起的浪。一排排过去就好了。朋友双手比划着说,渔船最怕的是海涌,就是方向相对的海浪对冲过来,把船举起来又抛下去,那就完了。但这百年不遇。虽然有 老海钓 不断安慰,女人们还是战战兢兢不敢出船。男人们可开心了,一会儿钓上来一串鱼,一会儿钓上来一串鱼,好玩得很。躲在船舱里的女人们,倚在门内伸长脖子不住地关照有些忘我的男人们,小心呀,抓稳了,别滑到海里了。这可不是小河,是大海哟!渔船上惊呼声、欢笑声、叫喊声混作一团,空旷的海面无限生机。

吃海鲜喽!船主的呼唤,惊醒了在榻榻米上正打着盹儿的我。爬起来一看,一大盆冒着热气的大海鲜已经摆在榻榻米上了。这是在船上用锅熬熟的,里面有拳头大小的海螺、贝壳、虾,用陈醋芥末调匀,蘸着来吃,很是鲜美。船主拿起一个海螺,用牙签从螺口一挑,一大块颜色偏深的肉便出来了,蘸了蘸料,递过来,叫我们都尝尝,女人们怯怯地接过来,试着咬了一小口,皱眉,瘪嘴,不好吃。男人们哈哈大笑,这么好吃的海鲜说不好吃,山里人不会吃。我憋住气张开嘴吞进一坨海螺肉,开始慢慢嚼。肉很滑嫩,像螺丝肉有弹性,不咸不苦也不腥,不好吃,也不是很难吃。

男人们一口口喝啤酒,一坨坨吃海鲜,很是过瘾。我们很讲然,这些内地的男人们,是什么时候开始适应吃海鲜的。

夕阳西下,船上的鱼箱也满了。大家兴高采烈地收拾行头,满载而归。踏上海岸的一刻,悬着的心,落下了。